



控訴

遼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控 訴

遼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PDG

前言

安東市，是鴨綠江沿岸最優美的城市。自從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戰爭開始後，這座以中國人民血汗建設起來的美麗、繁榮的城市，就成了美國空中強盜轟炸的目標了。僅從一九五〇年八月到一九五一年四月的統計：美帝國主義的侵朝飛機，在安東地區越境侵犯我國領空，即達一百五十多次（掃射二十多次，轟炸十多次），殺死我們許多同胞，炸毀了我們國家無數的財產，嚴重的破壞了我們幸福的生活。

這本書就是安東市三馬路被害同胞一字一淚的控訴。

同胞們！在你未看到那慘慘的照片和血淚的控訴以前，請先讓我把安東市這條繁華、優美的街道介紹一下吧：

三馬路是一條整齊而寬闊的街道，兩傍居住着商戶、回民和市民，紅樓上居住着工人家屬。他（她）們和睦地勞動着建設着這條街市，經心的經營着生意；解放後三年來，每當夏季，道旁綠樹成蔭。在傍晚，當他（她）們散步在夕陽西下的陽光裡，可以遠望到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新義州的風光，暢談着美好的生活；每當假日，工友們便攜同自己的妻子、孩兒到那繁榮的商場裡游覽和購置他（她）們所需要的東西。人民的日子是該有多麼幸福啊！可是就在四月七日和十二日的上午他

(她)們的幸福生活被萬惡的美帝國主義強盜飛機給破壞了！絕滅人性的野獸們剝去了我們三馬路的人民用血汗建設得來的財產；剝去了在共產黨領導下艱苦鬭爭才得到解放、走向自由的人民的生命！白了頭髮的母親失掉了兒子；年輕的媳婦失掉了丈夫；有多少孩子迷惘地在廢墟裡尋找、呼喊著：爹啊！媽媽啊！

善良的人們：你能不痛恨嗎？我們要爲無辜的孩子們復仇！

編者

目 錄

前言

保衛活着的孩子爲死去的丈夫報仇！……………小 石（二）

「我要給媽媽報仇！」……………張慶山記（四）

給丈夫報仇！……………（五）

美國鬼子炸死了我的老伴和兒子……………偉 羣記（八）

保衛活着的孩子

為死去的丈夫報仇！

——記于大嫂控訴美機轟炸暴行

小石

四月七日，美國飛機瘋狂的轟炸了我們祖國邊疆上的安東市。炸死了于大嫂的丈夫——石匠于殿禮。六個孩子失掉了親愛的爸爸，一個溫暖完美的家庭被破壞了。

于大嫂含着滿眶眼淚，用哭啞了的嗓子向全世界人民控訴美機的殘暴罪行：

『那天早晨，我和平常一樣，打發小蓮、有弟、連弟（她的三個孩子）上了學，就把四個月的小順德（六兒）放在膝蓋上，一面給孩子吃奶，一面給軍隊同志縫棉被。孩子爹站在身旁直囑咐我：「把孩子放在搖車裡，好好做！別忘了這是給保護咱的人做活呀！」我不服氣的說：「還用你告訴，誰還不知道？」他笑了：「好！等着選你個擁軍模範！」拿起工具上工去了。我睜着他捧着兩隻粗胳膊顫顫的走出大門口，又低頭幹起活來。心裡想：「等幾天發了工錢，他好給孩子買來花布做衣裳了」。誰想到，就在這一天，美國鬼子扔下炸彈，把我的男人給炸死了……。』她失聲的大哭起來，眼淚掉在正吃奶的孩子臉上，大一點的孩子也一個個的挨近了媽媽，眨巴着小眼睛，撲簌撲簌的掉下眼淚。萬惡的美國空中強盜使無數妻兒用酸痛的眼淚掩蓋了往日的歡笑！

于大嫂又斷斷續續的說下去：「我從土堆上找到了孩子的爹，腦袋已經炸掉，那紅紅的臉再也看不見了……。二姑娘扯着我的袖子說：『媽，沒人掙飯給咱吃了！』四歲的五小子一到晚上就滿炕摸：『爹，爹，撲我呀！』我的心哪，像刀攪似的，怕驚醒孩子，我就小聲哭，小五爬起來，用小手給我擦眼淚，捧着我的臉哀告：『媽，媽，你別哭，我長大開大砲，打美國飛機，給爹爹報仇！』聽完孩子話心裡亮堂了一陣，再瞧瞧那一群孩子：最大的才十七歲，還有十四歲、十一歲、八歲、四歲、四個月的，多暫能拉扯大？死了孩子爹，就像房子掉了大樑似的沒法過呀！昨天給孩子爹燒二『七』，吃完晌飯，甑着孩子沒看見，拿着他爹活着時候用的那根繭線褲腰帶，偷偷的走了。我望着墳前的那棵小樹，抓着墳上的新土，對死去的孩子爹說：『我對不起你，我沒辦法把孩子拉扯大了，……。』正哭着，忽聽後面有孩子叫媽聲，回頭一看：鄰居張二叔領着六個孩子走來了。孩子們仰起小臉，瞅着我臉上的淚珠，扯着衣襟說：『媽，別哭了，回家吧！』我瞅瞅孩子，擦乾眼淚，把準備上吊用的帶子偷偷塞在兜裡，打掉身上的泥，孩子緊催着：『媽，快走吧，政府裡來了好幾個同志看妳，問妳身體好不好？』這一提，我想到政府和街鄰對我的照顧，想到咱的好國家，定了主意，後悔自己一時胡塗，想尋短見。我下了決心：『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要把孩子養大成人，我要控訴，我要報仇！』」

「我想過了，我有六個孩子，我不能參加志願軍打美國鬼子，可是我能做好擁軍優屬工作，我要協助政府抓特務，把那些美機一來就打信號的反革命分子抓起來，我要投票反對美帝武裝日本，我要在擁護五國締結和平公約的宣言上簽名，保護活着的六個孩子，爲死去的丈夫報仇！」

全世界善良的母親們：讓我們同這位勇敢的母親一道，爲了死去的親人在九泉下安眠，爲了活

着的孩子不再遭到災難，擦乾眼淚，在擁護五國締結和平公約的宣言上寫上自己的名字吧！讓我們緊挽鐵臂，繼續堅定地向着鞏固和平的道路前進！前進！



「我要給媽媽報仇！」

——安東市中央區完小學生劉相良說

張慶山 記

我是安東市中央完小三年級的學生，名叫劉相良。美國鬼子侵略飛機濫炸安東，炸毀了我的家，炸死了我最親愛的爺爺、奶奶、媽媽和妹妹。這個天大的仇，我一定要報！

四月十二號那天早晨，媽媽照應我和弟弟吃完早飯，爺爺囑咐着我們：「走道別貪玩，到學校聽老師的話，好好唸書；奶奶把我們送到門外，我領着弟弟高高興興的上學去了。那天，我們在鎮江山上上課，老師講算術，講的正有意思，警報氣笛響了，老師領着我們隱蔽起來。我們那麼多的小同學都親眼看見美國飛機一隊又一隊的侵入我們的領空，把炸彈扔到我們的土地上，我們同學都氣憤地罵美國鬼子。」

警報解除了，已經有十一點半鐘了，老師把我們一個一個的送回家去，我跑到三馬路一看，早晨還是很好的房子，很熱鬧的街道，現在變成一大片破亂堆了，很多人正在忙着搶救；忙活着扒自己親人的屍首！爸爸看見我，對我說：「孩子，咱家叫美國鬼子給炸沒了。」四具屍首擺在眼前，我只覺得腦子發漲，我沒掉眼淚，我恨極了；恨不得抓住美國鬼子，一個一個的咬死牠們。這時，爸爸說：「孩子用不着難受，應該恨！記住這個血仇！長大，報仇！」

我明白：美國強盜不僅是我家的仇人，牠是咱全中國人民的仇人，是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仇人。我要好好唸書！學本領，打美帝國主義強盜，給死去的人報仇！

給丈夫報仇！

——記安東市三馬路林茂英的控訴

四月十二日美國飛機炸燬了安東市三馬路上的一家自行車修理舖，正在屋裡工作的王洪玉、王洪才弟兄倆都被炸死，如今一家只剩下老母、寡婦、幼弟、孤兒四人。下面就是這家失去年青丈夫的林茂英的一篇血淚控訴：

做夢也沒想到四月十二日會是我們夫妻永別的日子！若不是他一片孝心，叫我帶孩子去看婆婆（車舖小，我們和婆婆分兩下住），我和孩子也將被炸死在那裡。

這天，我在婆婆的房裡剛吃完早飯，警報就響了，接着就是一陣爆炸聲。我丟下孩子就向三馬路跑。

車舖不見了。我在一片瓦礫上哭喊着：「洪玉（丈夫名）！」但是沒有一點回聲。最後在幾塊房木下找到了一具破碎的屍體，這個屍體沒有了頭，也沒有了四肢的下半截，只剩下了血肉模糊的後半身和連在前胸上的一塊心肝，一堆碎爛的腸子流在外面。我想這不會是我的丈夫，他絕不會遭到這樣的慘死。剛想離開，一低頭，天啊！那一塊炸碎的白衛生褲我太熟悉了，我一扒拉土又找出了一隻腳，這不是洪玉還會是誰呢？眼前一片漆黑就摔倒了！

我怎能不傷心呢！我的丈夫是一個多麼守本份又能幹的人啊！從小受窮，沒念上三年書，就跟

着「拉洋車」的父親流浪在街頭。他十七、八歲了也找不到活幹，直到人民政府成立，取消了偽滿時代的各種限制後，他才立腳給人翻洗自行車鏈子。今天掙錢買把「鏟」，明天有錢添把「鑽子」。靠他自己的聰明，沒多久就學會了修理車的本事。咱的政府處處照顧，使他的買賣更好做了。不到兩年他添了不少傢伙，還化九百萬東北幣買下一處門市板房。去年冬又買了一把虎鉗子，哥倆高興地說：「咱們的車鋪像樣啦！」我們的日子愈過愈好，往年過年不易見到油星，這二年頗頗有熟菜，過去吃不到的大米，今天成了家常便飯。我的婆婆常爲今天的生活興奮地發狂。因爲她一時一刻都沒有忘記偽滿時的辛酸生活；公公拉洋車跑酸了腿也糊弄不上一家五口人的口，沒有辦法，她就生點豆芽子到街裡去賣，可是那些喪盡天良的日本警察，又一腳給她踢翻在地，說她沒有證明，不衛生，最後還要將我那五十多歲的婆婆踢倒塵埃。我的將得好的婆婆怎能經起這個打擊呢？

去年臘月的一天早晨，我的男人從街上買回不少東西，親自遞給我一塊花布和一雙青禮服呢鞋，還開着玩笑說：「這是我給你的新年禮物！」我和他從前年結婚起就沒吵過一次嘴。我怎能不想他，美國鬼子爲什麼殺死了我的丈夫？我要報仇！

二弟崩傷腸子在醫院裡，我把復仇的希望放在他的身上，第二天我到醫院去看他，他問哥哥怎樣，我用力抑制住要流出的眼淚說：「他沒怎樣；受輕傷在醫院裡！」他苦痛地點點頭之後，就說開「胡話」了：「快遞給我車圈！」「人家等着要車！」說說就要起來，我按倒他，他還掙扎說：「別，哥哥叫我去幹活啦！」我看他神經錯亂，臉色也變了，知道不能好了，我就告訴他：「你的哥哥已經被炸死了！」他聽了沒流出一點眼淚，突然地大聲說：「你告……媽不要難過，叫小三（

三弟) 多念幾年書，……報仇！」之後就嚙了氣。

親愛的同胞們，像我們這樣安份的過日子有罪嗎？我們沒有碰過美國鬼子一根毛，但是強盜們却把炸彈扔到我們的頭上，這筆血債我一定要討還，我要向全世界人民控訴美國鬼子的罪行。

訴
平
船

PDG

我向全世界人民控訴：

美國鬼子炸死了我的老伴和兒子

——安東市三馬路林憲瑛說

偉群記

我（林憲瑛，下同）要控訴！控訴美帝國主義的罪行！牠炸死了我的老伴、兒子，我家三口人，現在……只剩我一個了！我要向全國人民控訴！向全世界人民控訴！

我十一歲死了爹；十七歲死了娘，我給地主放牛羊，拉扯着一個十一歲的弟弟和一個八歲的妹妹。「九一八」那年夏天，日子實在過不了，我狠心地扔掉了沒有爹娘的弟弟和妹妹，從山東跑到安東。在四道溝工房子裡給日本鬼子打鋤子工。吃橡子麵、霉苞米；睡在大席棚子裡，冬天席棚子裡飛雪花，不知死了多少人，叫鬼子從席棚子拖出去扔在山溝裡了。我就這樣過了七、八年。在苦難裡，我認識了一個領着女兒要飯吃的王老太太，我們窮得窮，就和她女兒結了婚。可是我養活不過來她，她指着還沒有滿月的孩子到山坡上去撿草，給人家縫襪底子渡日。孩子也折磨死了。

我三十多年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沒嘗到一滴油珠。雖然苦，可是日子過的和氣，我累了一天，回家來「勾勾」（蜷曲地躺着的意思）在小坑上，她就對我說：窮苦，不光是咱們一家啊！總有一天能熬出頭來，打敗日本鬼子就好了。

一九四四年，我弟弟在山東被日本鬼子給抓到東北海拉爾當勞工。他實在抗不了鬼子的毒打，跑到安東，我叫他回家（山東）參加了八路軍。

「八一五」共產黨來解放了我們。日子好過了，我賣菜賣魚攢下了幾個錢，我跟她商量說：「妳跟我半輩子了，沒穿上一件新衣服，買一件吧？」她說：「苦日子才過去！先別忙，好日子在後頭呢！」國民黨來我們又難了一個時期。第二次解放後，我當了搬運工人，也加入了工會，又在安東市三馬路住上了樓房。我高興，日子一天強起一天。但是她總是那麼節省，我上工時，她給我做大米，不管黑天白日的抱着孩子給我送飯，她在家裏却吃苞米麵餅子。

前年冬天我買家來新布，她做了三面新的棉衣，去年我們就給英才（五歲男孩）做了三套衣服兩頂帽子。她笑着對我說：「英才他爹，你蓋了一輩子大樓，爲什麼沒有住上樓房呢？今天咱們有了國呵！共產黨來咱才住上樓呵！……」下工回來我倆領英才玩，他唱着……要自由……要民主……看見解放軍吹號抗槍，他跳着叫：「爹爹給我買號吹；買槍棒」，那麼麼高興呵！夜裡閒談，她怕我累了，叫我少幹點。你們想我怎麼能呢！我給自己的國家幹活越幹越心盛，越幹越痛快！……我們守着兒子暢談多麼開心呵！我說叫英才長大當工程師，蓋大樓給大伙住！她說，把英才供成人叫他參加解放軍保國家！保和平！

我因爲有病，這幾天都領着英才到醫院去，可是就是四月十二日那天，我沒有領他……。聽到轟炸聲，等我跑回去……什麼都完了！

我心痛我的老伴和我幼小的兒子。我知道在那一天美帝國主義給我們製造了一些孤兒、寡婦！美帝國主義者在中國造下了無數孽！欠下我們無數血債！我要向全世界人民控訴！



三馬路通街江一處民房被美機轟炸起火，
安東市消防隊員英勇上房搶救。





三馬路李寶德（五十二歲）挑擔賣菜，美機轟炸古物市場時，一個彈皮飛過去，他的左臂被炸傷了！當即被搶救到醫院治療。





三馬路被美機轟炸後公安人員同政府幹部，親切慰問被難同胞，並調查罹難情況，政府給以救濟。

